



郑雄《中国红旗渠》

一条『天河』的开凿史

□周大新

幼时的夏夜,母亲常常指着夜空中那条由繁星组成的“天河”告诉我,当年,王母娘娘为了阻止牛郎来找织女,取下发髻上的银簪霍然一划,那条“天河”就出现了。

近日读郑雄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红旗渠》,才知道当年的林县人为了克服世代的吃水之难,实现过正常日子的梦想,硬是用一支坚韧的精神之簪,在到处都是陡崖峭壁的太行山上,划出了一条人间“天河”——红旗渠。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什么东西稀缺,什么东西就会被广泛地讨论,比如“精神”一词,都被人反复说滥了,可谈到红旗渠,还是不能免俗地要说到它。

红旗渠是物质的,但它承载的精神永恒存在。万物的存在,虽都终有时日,可其中的一些却能承载一种精神层面上的相对永恒。红旗渠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不死的精神。

在这个精神稀缺的年代,红旗渠以其气魄的超迈,使人对其仰之弥高——敬畏其精神高如山岳。因为无论什么时候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后世仍不知多少人被那山、那水、那渠、那情,感染着、激励着。因为那是作为脊梁的山、天河的水、精神的渠。那里面,凝结着太多的心灵给养和精神力量。可以说,红旗渠是一个精神标本,是林县人淬炼意志的精神史,它展示的是人的心性和行动力的变现和外显。

红旗渠是人对水最原始的渴盼,是人与山的最默契的相依,是人对生命最简单的珍惜,是人对自然最本能的索求。

在穷山恶水之中,林州是被上天无意间忘记降下甘霖的一片地域。对水的盼望和渴求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意识世世代代在林州人的血液里沉积了下来,追求生存、追求环境自由这些生命基础元素的原发驱动力,使这一方百姓像一群顽皮倔强的孩子,不满自然母亲对他们的馈赠,他们要重新安排河山,劈山引水。正是这种对水的强烈渴望所迸发的巨大精神,方成就了红旗渠的奇迹。

假以时日,人们再多一些宽容,能把在建设过程中为红

旗渠牺牲的生命,能对那种带有专制色彩的群体作战方式——强制命令、集中管理等,仅仅视作瑕不掩瑜,那么,凭借其惊天地、泣鬼神的气魄,红旗渠完全有资格担得起“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盛誉。

三

《中国红旗渠》再现修渠的过程,又感性地呈现了与红旗渠息息相关的人物命运,可感可触。

作者采访了红旗渠指挥者、建设者和红旗渠精神的报道者、传承者。通过现场调查、口述实录等方式,从中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从小人物的身上感知历史的温度和当下的价值。采访的红旗渠人有长长的名单——红旗渠总指挥杨贵、除险队长任羊成、铁姑娘李改云、工地小老虎张买江、修渠护渠人郝顺才、桃花嫂子申兰英……

杨贵,开凿红旗渠的总指挥,像一位解甲归田的老将,回眸当年战场的硝烟,历数身经的曲折惊险,他的命运诠释着因果错综、祸福相倚的吊诡世事;铁姑娘李改云在修渠过程中为了救一个年轻的姑娘而痛失一条腿;红旗渠边的桃花嫂子申兰英的丈夫是新时期红旗渠的受益者,却在一场意外中坠下山崖,申兰英经历了丧夫的痛楚,因而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这些小人物,很难说会名垂青史,但他们跨越苦难的层层障碍,突破恶运的道道关卡,终于抵达了胜利的彼岸,亲眼看到了红旗渠这条伏卧在太行山间的“天河”的雄姿,亲手触摸到了它优美的身軀。

四

红旗渠是中华民族愚公移山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原人自强不息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之一。本书通过叙写“中国的红旗渠”的独特价值,彰显了红旗渠精神与中原人文精神及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内在联系。

红旗渠精神,就其本质而言,主要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和无私奉献。这四个方面最集中、最突出地体现了林县人民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展现出的优秀品格,因此也就构成了红旗渠精神的基本内容。红旗渠精神见于细节,融入信仰,永远是亿万人民心中一座闪光的丰碑,会成为鼓舞我们的强大思想动力和宝贵精神财富。

修建了红旗渠的林县人,从没有停下奋斗的步伐。20世纪60年代,“十大大军战太行”,建设红旗渠,实现林州人民的吃水梦;20世纪80年代,“十大大军出太行”,开凿红旗渠磨练出的大批能工巧匠走出河南,实现致富梦;20世纪90年代,“十大大军富太行”,走出去的林州人不忘家乡,带回大批资金与信息资源,可以说圆了林州人的发展梦;新世纪以来,林州人又提出了“十大大军美太行”,发扬创新红旗渠精神,围绕红旗渠、太行山展开绿色旅游,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注重环境保护,这是顺理成章的腾飞梦。

《中国红旗渠》在结构与叙事中以理性而提炼的格调行进,再现了人间“天河”红旗渠修建的前前后后,文字追求理性又富于文采,叙述语言平实飘逸且富有质感。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高品位纪实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典型的中原风格与气派,堪称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标本。

符浩勇主编《水晶的丛林》

生命泉涌的篇章

□陈德民

作家应该是一位虔诚而执著的创造者。在他们的笔下,总能看到实实在在的生活,却又限于生活本身。一位真正的作家,都会有超乎寻常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能够在现实中聆听超自然的声音,进而通过手中的笔,让读者在发现现实生活不足的同时,也对理想生活充满了憧憬。在阅读海南作家符浩勇主编的散文集《水晶的丛林》这本书时,我们就有机会来进行一次这样的美妙体验。

这本书收录了符浩勇和陈位洲、林燕、吴亚强、钱翰涛、周厚东、吴小花等七位作家的部分散文作品。这些作品用拿捏得当的叙述,恰到好处地表达,融入自己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进而带给读者以沉思。

在符浩勇的《静寂的春天》里,“我”的朋友阿伟因要带女朋友外出旅游几天,便将门钥匙交给“我”,嘱托“我”帮助他家看门,“阿伟同阿珍走后九天,我都是曲在沙发上过夜,可他们回来的那天早上,我却躺在他们的‘席梦思’床上烂睡不醒。”当“阿伟摇醒我时,我发现阿伟满脸困惑,像盯着一个陌路人,阿珍的脸色有点发阴,脸孔仿佛浮现黑斑,让人想着孕妇妊娠反应的那种颜色。”“我”发现气氛不妙欲交还钥匙离开,方想起钥匙装在自己的大衣里让乡下的亲戚穿走了!“我”告别了阿伟去乡下取回钥匙,再“走近阿伟的宿舍,他不在,门关上了。我伸手进衣袋掏钥匙,可一瞧,门上已换上一只崭新的双保险暗锁,陡然,我心里空白一片,转身走进迷蒙的雾中……”虽然作者只是描述,而不做评议,却反映出人们的焦虑、疏离和不安。这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能够切实感受到的沉重和苍凉,进而触摸到人性的幽微。这样的心理转换与情景连接,使我们仰望的艺术,转化为个人的生活经历、艺术体验,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

从古至今,很多文人都如陶渊明一样,常常逃离尘世的樊笼缰锁,流连于水光山色,在山水之间倾听天籁的清音。山林高远,泉水雅致,确实是诗文最佳的表现题材,行诸文字,便是留给

后人百读不厌的名篇佳作。在陈位洲《九寨之行》一篇中,作者面对的是“岷江河流深切,两岸高原一片,崇山峻岭,山脉连绵不绝,公路只能沿岷江岸边修,溯流而上,别无选择。修路的人是在学习水的智慧。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眼前的情景让作者“深深感悟到水的智慧。关山阻隔,巨石挡道,九曲十八弯,她没有宁折不屈,没有惨烈而无谓的牺牲,却总能够找准自己的道路,一路欢笑着走出山口。人生道路也有无数大山,面对无法回避的人生大山,一定要学习水的智慧,才能快乐地、幸福地走好自己的人生旅程。”这样的文字,让我们在细细咀嚼中品味着文学的哲理,思考着人生的得失。

在林燕的《此去博鳌,红颜易老》一篇中,作者写道:“我知道总有一些幸福无法参透,总有一些偈语无法顿悟。像那千里之外的钟声,响了千年又千年,蓦然有一天,竟然伴着你的脚步声,敲在了我的心头。如何记取这一刻呢?红酥手黄藤酒,莫负了岁月,莫负了红尘,且将甜言蜜语低低湛,我愿执杯与君三千饮。”优秀的散文大都不是作者精心雕琢刻意而求之的,这些作品大多是真性情、真感触的率性表达,以作者理念和实践验证着散文创作的真谛,从而使性情之美无处不在。

作为散文家,心灵的深度、对于事物本相的把握,决定了艺术视野的深邃与广阔。吴亚强笔下的散文,由于内在的质朴与本真,许多的情节都触及灵魂,真正应验了托尔斯泰所说:“作家情感的投入,与作品的感人程度成正比。”如《一年四季》中,作者对于春、夏、秋、冬的诠释,就别有创意:“春预示着希望,春是美好的象征,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除此之外我还觉得春更像是人生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是什么呢?让你不由得不深入阅读下去,去一窥作者的创作意图。

而钱翰涛的散文,则善于以白描手法,来描绘古朴多姿的社会风情,如《荡气回肠的乡曲》:父亲病了,乡亲们你一角我五角地慷慨解囊,拿出自家的油盐钱给父亲治病,还冒雨让“父亲

躺在竹篾编成的大箩筐里,左邻的叔叔和右舍的哥哥抬着往外就走,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村边的公路走去,走去……我走在后面,脸上虽有凉意,可心里是热乎乎的,情感也随着这浓浓的乡情在飞扬……”而《山捻子的相思》等作品,也同样诱发着处于世风日下和生态破坏时代的我们,对遥远故乡的乡居生活和人性深处的纯真,唤起诗意的向往。

真是人性的光辉,宛如钻石;善是心灵的映照,宛如篝火。周厚东的写作就处处绽放着真与善的光辉。如他的作品《小名》:“原来,(同兽)这个粗俗的名字有着美好的愿望,有着生命的寄托。我和父母不仅血脉相承,而且是命运相连。”在《清明节的怀念》里,作者笔下的“父亲”形象让我们读来亲切自然,真实可信,那种真情的流露,质朴的文字,娓娓道来,襟怀坦白,字里行间凝聚着爱与真诚,撼人心弦。

这是一个物欲横流、娱乐至上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困惑、容易令人迷茫的时代,对于这个时代的都市人来说,他们的最大问题,显然并不在于物质生活的丰富或匮乏,而在于精神生活的失重与失意。令人欣喜的是,“90后”女作家吴小花却在这种纷繁驳杂的时代里,于心灵深处坚守一方纯净的精神家园,在海南不断吹响的椰风中浅吟低唱,在《有星星的夜晚》《青春的末班车》等篇章里,作者以内心深处的真诚和充满哲理的文字,为我们展现当代青年的思考与浪漫:“梦想总是遥不可及,也许自己也应该为过去画个符号了,过去了,不想去留恋太多没有价值的东西,于是给了自己一个省略号,因为人生本来就不完整,那何必要求它完美呢?”

掩卷沉思,这些作品以清醒的文学自觉和自我的文学个性追求,喷发出生命的泉涌。让我闻到了海南椰树的阵阵风涛,体味到海岛上的一草一木,因为阳光的爱,而春华秋实,岁岁年年。而海南文坛的繁荣景观,有如这片沃土上盛开的一束束三角梅,灿烂而芬芳。

童话的价值在于“恒久而深刻的人生意义”

□刘秀娟

诺曹的爸爸安东尼奥是那个时代对父母的角色认定,也是直到今天我们对父母的期待:父母天生就是完美的、值得孩子爱戴的,为了孩子,他必须毫无保留地付出,不离不弃,倾尽所有甚至生命,来成全孩子的成长。可惜,这样的期待在很多人的生活中是落空的,尤其是父亲。在现实生活中,“问题儿童”很多,“问题父亲”更多。对很多的父亲来说,孩子仿佛就是“匹诺曹”、“小面包”这种“天外来物”,极其偶然,却不得不接受,面对孩子尤其是麻烦的孩子,更是束手无策。这也是《面包男孩》特别吸引我的一点,在众多不完美、面临成长烦恼的孩子形象中,塑造了一个“不完美的父亲”。这是李珊珊作为成人的反思,更是她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现实处境的体会与理解,非常可贵。

罗德叔是典型的当代生活的投射,是当代人对父亲的审视。这个形象很有意思。他幸有天赋才华,可惜这才华并不被自己的父亲承认,因为与父亲交恶,离家出走,变成一个邋里邋遢、酗酒自弃的流浪汉;发现他的“价值”,赋予他使命、将“面包事业”和家人全部交付与他的,倒是一位不相识的施老先生。在施老先生的面包房,他“烘焙”出了面包男孩,毫无预兆地,然而又无法推卸地,成为一个男孩的爸爸。这个曾经不能被父亲理解、接纳的儿子,自己做了爸爸以后,并没有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理想爸爸。他带着初为人父的无知、笨拙、窘迫、紧张,和“小面包”一起,跌跌撞撞地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小面包的到来,让这个流浪汉的逍遥生活变成了一种“有责任”的生活,有些艰难,经常面临麻烦,但是又充满一个有孩子的家庭才会体会的欣喜与快乐。

对孩子来说,小面包这样一个圆乎乎的、自带香甜和魔法的男孩形象,

肯定是大受欢迎,他激起孩子的好奇心,让他们兴奋。但是对我来说,更在意的是罗德叔这位“父亲”的形象。小面包的性格是固定的,乐观、善良,在他“出炉”的那一刻,作家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塑造。一直在推动故事的,是父亲罗德叔的“成长”。他成为一个父亲的过程,也是发现自己价值、承担生活责任、理解自己父亲的过程。身为父母,并非天生正确,和孩子共同成长,对父母而言也是一场必要的修行。罗德这位父亲,带着童年的焦虑和恐惧,害羞甚至自卑,不知道该怎么和人相处,始终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很紧张。施老先生的欣赏和信任,开启了他新的人生,也是对他缺失的父爱的替代。“小面包”的到来,打开了他封闭的生活,但内心深处,他始终对孩子麻烦的一面有着深深的排斥和恐惧。最终,他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将“小面包”赶出了家门:出于好心的小面包,因为孩子常有的疏忽大意酿成大祸——把施老先生留给他的家给烧光了。盛怒之下的罗德完全丧失理智,责骂小面包,并逐出家门。当罗德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对小面包的伤害时,他们父子已经被一场龙卷风分开,罗德自己漂流在大海上。在大海上的绝望和孤独中,他意识到亲情对自己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自己对于他人的意义。被救上逍遥岛以后,他一边投入地经营面包店,一边寻找“小面包”,这时候的罗德,更加温厚、笃定、坚忍,他理解了生命的包容与责任。世界对他也变得慷慨起来,一直在寻找儿子小德的罗老先生来了,小面包来了,丸子老师来了……

充满艰辛的过程,大团圆的结局,在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故事中,李珊珊又保留了传统童话的叙事模式和价值诉求。传统童话也好,民间故事

也好,看似简单、固定的叙事,却总能满足不同时代孩子们的需求,散发着永恒的魅力。罗德的经历让我想起布鲁诺·贝特海姆在《童话的魅力》中对童话价值非常有见地的阐述:对儿童的成长而言,最关键的是通过文学逐渐理解、寻求人生的意义,理解复杂世界中的自己,并学会应对这个世界。他同时又说,“为了找到恒久而深刻的人生意义,一个人必须能够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狭窄生活范围,相信自己能对生活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如果不是现在,就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童话应该帮助孩子建立这种信心,接受自身的不完美和生存的困境,并保持希望。在《面包男孩》的故事里,尤其是罗德这个曾经的孩子、现在的父亲身上,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认识自我、寻求生命意义的过程。

在“小面包”身上,这种寻找和希望更具当下性和现实性。“小面包”这个形象不但可爱,更令人怜惜,在一个没有妈妈的家里,他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很好,他对丸子老师的依恋,真实流露着一个孩子对母亲、对完整家庭的天然渴盼。丸子老师送他一颗棒棒糖,小面包“小心翼翼地捧着棒棒糖,就像捧着一颗星星,生怕它飞走了”,嘴里含着棒棒糖,牵着丸子老师温软的手,小面包感觉连回家的路都变甜了。哪怕被罗德赶出家门,“小面包”都没有放弃,又开始和丸子老师一起寻找父亲。他虽然没有罗德身上的性格冲突和情感发展,但他的存在本身,仿佛就是孩子对幸福甜蜜的希望,是生活中的一道光亮。这种角色的安排包含了作家对当下儿童家庭环境的关注,对破碎家庭儿童情感的呵护。从这个角度而言,这部作品在带给孩子神奇想象的同时,也让孩子不知不觉地和故事里的角色一起,获得希望与成长的力量。

童话的颜色是阳光的颜色

□李东华

一个木匠把一段木头刻成了一个会哭会笑的有生命的木偶,一个面包师偶然烤出了一个活蹦乱跳的面包男孩儿。年轻作家李姗姗的长篇幼儿童话《面包男孩》里有着诸如《木偶奇遇记》这样的经典童话的回响。都是从平平常常的物件入手,经过奇妙的想象,把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变成了出人意料的童话世界;都有着清晰的“教育”而非“教训”的意味;都是一个孩子的成长故事。但时代的变迁,“儿童观”的转变,使李姗姗的写作在向经典致敬的同时也悄然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对童话、对孩子、对生命的思考。

谈到儿童文学的教育性,现在常常会有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观点——不再是过去的成年人“教育”儿童,而是儿童“教育”成年人。“儿童是成人的父亲”,他们会从字面上来理解华兹华斯的那个诗句,大约觉得这样的颠倒就是对传统“儿童观”的颠覆,就是进步,就是文明。李姗姗的《面包男孩》在处理孩子与成人的关系上是温和的。面包男孩在成长中离不开成人的呵护,但也不是完全无助和被动的。当他的爸爸面包师罗德叔遇到各种难题的时候,他也会以一个孩子式的“狡猾”和机智来帮助爸爸。他们是彼此依赖,相互学习,一起成长的关系。这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两个人不断地“斗智斗勇”、不断地磨合从而不断地碰撞出火花的过程。李姗姗笔下的面包男孩虽然是从烤箱里蹦出来的——就像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出一样,但他不是一个生活在真空里的天使,他就是当下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小男孩。他有着旺盛的探索世界的生命力,这充沛的生命力有时候在喜欢秩序和安静的成年人看来就是破坏力——哪个家长看到孩子把刚刚收拾好的屋子弄得一团糟的时候,没有像罗德叔一样吼过烦恼过?所以《面包男孩》有着让人感到亲切的烟火气,它的想象不是无根的,因而它里面的童话形象就有着很强的真实感。就像作为爸爸的罗德叔,他不是一个大高完美的男人形象,相反他脆弱、敏感,只因为父亲不支持他当面包师的梦想,他就离家出走当起了流浪汉。在遇到施老先生资助他之前,他没有家,没有爱情,没有工作,更没有孩子。但他也有自己的光亮,那就是从未放弃过梦想,在青春已逝的时候重启生命理想。罗德叔不是英雄,面包男孩不是天使,就是这样一对普普通通的父子,也能创造生命的奇迹。

所以,《面包男孩》虽然是一部幼儿童话,但它有它的野心,它不仅仅是写成年人如何对待儿童,而儿童又该如何成长。它还是以童话的方式思考了人生到底需要什么。就像唐僧那么唠唠叨叨,动不动就念紧箍咒,但孙悟空却不愿离开这个师傅。面包男孩有自己的魔法,完全可以独立生活,但他却离不开罗德叔。罗德叔的流浪生活也不错,但他依旧渴望拥有丸子小姐的爱情,依旧选择原谅父亲,最终组成了一个家。在李姗姗看来,日常生活中虽然琐碎,人与人之间难免发生误解和摩擦。但那些看似伪装的,常常被人忽略的亲情友情爱情,依旧是人生的标靶。

《面包男孩》散发着像面包一样松软的、甜甜的香味儿。如果每一本书都有它的颜色,那么《面包男孩》一定是阳光的颜色。这是李姗姗对童年质地的认知,也是她传达出的对生命的体悟。就像罗德叔把面包烤坏了烦恼不堪的时候,面包男孩劝他的那样,生气啊暴跳如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既然如此不如开开心心地面对一切不如意。也许人永远回不到童年,但人可以尝试着挽留住童年的心境。

李姗姗这些年的创作,尤其是在幼儿文学方面,有她的独到之处。她善于观察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不起眼的细节中捕捉到童真童趣,从童真童趣中体悟到人生的意趣。她尝试着把人生的丰富意蕴一点一点渗透到单纯的幼儿文学的写作中,又力图让澄澈的灿烂幼年心态带给成人心灵一点美好启示。《面包男孩》里包含有她个人的很多人生体验,但有时候也许她过于急迫地想让读者看到这一点,所以常常忍不住自己站出来,要把这些道理说出来。我想,如果她再耐心一点,把自己在字里行间隐藏得再深一点,也许,《面包男孩》会是一本更完美的书。